

生命如歌

天空缺席的 山脉

曾哲◎著

○○○

滇西北之缘，高原之上，天空之上，有独
龙江飞泻，溜索横贯；有峡谷蜿蜒，峭壁
葳蕤，有独龙木屋，纹面女人……那里是
我们村儿。



XIAOYUANWENXUECONGSH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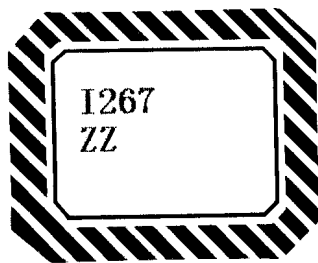
华文出版社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I267
ZZ

天空缺席的山脉

曾 哲 © 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空缺席的山脉/曾哲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
(校园文学丛书. 生命如歌)

ISBN 7-5075-1905-8

I. 天... II. 曾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7050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82. 1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目 录



目 录

在路上·西土断章	(1)
喜马拉雅的十字架	(52)
天空缺席的山脉	(203)





在路上·西土断章



—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时期难得。北京城里的亲朋好友都在忙碌挣钱，道道多多，皆通罗马。我生性胆小，一千元票子在手能数出哆嗦，何必磨折自己。

知道心境卑下，就有些匆忙。十字路口上不敢久留，选了条出外漂泊之路。去穷乡，走僻壤，爬雪山，过边隘。

从北京出发进入锡林郭勒草原，住在中蒙边界附近的牧场，然后西北，然后西南。跨跨地走下去。

路线大体是：内蒙——宁夏——甘肃——青海——新疆——西藏，之后，沿川藏线到了成都，又有新路线：四川——云南——贵州——广西。

时间用去一年又两个月。全程六万余里。乘火车



截汽车，或骑马骑骆驼骑牦牛，或徒步，或躺倒，望着风在空中带走流云……记住生命不古，心便不古。

从京都到赤峰，然后林西、西乌到东乌珠穆沁。这里的草原生活，离中蒙边界不远。

有草场专家希古尔嘎指示：这块草原极好，是我国首屈一指的。

记下阿力克愣小伙，体魄壮健，牧马好手，长长套马杆，飞马张臂，竟然如同轻耍羊鞭。

奥妮姑娘腼腆。这是我开初的印象。到了我还是接下她的单筒望远镜，知道她至今一直还在窥视着我人生之路的曲直。

单筒望远镜挎在我的腰间，因我误出国界线，被她一枪打碎。从此爱和恨就凝聚成耳边的思考。

我的黄骠马疲惫地倒在淖尔湖畔。

我怎样才能走出这茫茫的大草原？

二

路，对流浪人是极重要的。哪怕似有似无的小路。

小的时候记住一首歌：“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



长/一直通往迷茫的远方/我要沿着这条小路/跟着我的
爱人上战场。”

七月的草原绿茵蔽地，没有路。

横穿塔拉，蹬着没膝的青草与花朵，走向山岗。

走在没路的路上，心中是恍惚。

出发前轻装，将可有可无放弃。奢侈品诸如消毒
液、香皂、牙膏以及成摞的笔记本成摞的稿纸，堆积
如山，已冒出了草梢。

站立高岗，手搭眉宇，南面地端天倪之交有电线
杆间插东西，像淡雾的水面排列一行鱼漂。

出门在外，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早早晚晚精
气神得提在脑壳壳上。

不知是酒后还是茶余，记下过验语：“山区公路
一条河，草原公路一条线。”就是说峻岭之中公路沿
着河道，莽原之中公路沿着电话线。

没路时恍惚，见到路时迷惑。这路只有两条车辙
印证明。抬头望望，电话线像根蚕丝。

终于有车来，招手，雾一样飘摇而去。

又一车来，拱手，这回风一样地刮过。



我得用绝招。

再一次听到隆隆的汽车声，我怀抱背包一屁股盘坐在公路上——准确说是两条车辙之间，背对着来车。我没有胆量迎着，是因为司机没有胆量辗轧一个背对着他的人。这应该是“背靠背”理论的外延现象。

我也知道，司机们更不敢开下公路绕我而行，因为草丛间有泥沼。

我也怕。听说草原上大部分是拉盐或拉油的车，司机都愣。万一把我当成堆烂草或是草原豺狼物的，后果就不堪去想了。

“吱——”车来了。就刹在我的后背两米处。一股恐怖的气体，让我全身发麻发紧皱皱蹙蹙。

司机师傅探出车门一通臭骂，才把我骂活。

路途迢迢，用此妖术，屡战屡胜。

甬管司机红脸青筋破口，你只管赖上车去。二十三分钟过后，再递上燃着的香烟，加之温顺言语，路就会高效地把你延伸到下一个目的地。

目的地可及。但发生和欲发生的如同命运难以预卜。



当我下车之后意识到囊中空空如也，已经沦落成一位乞丐时，视野突然狭窄起来。

第一次走到别人的餐桌前说我要饭的；第一次领受别人猜疑蔑视的目光；第一次吞咽别人口下的残羹剩饭：我的心无法承受四周的悄然无息。

那是怀中哆嗦的时刻。这仅仅为了填饱一次肚子。但生命说，我要继续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维系生命暂不消逝的还有人们的情，人们的欲。这当然又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。所以，美好的东西是生命的支柱。

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，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赋予这个位置的内涵，这个人就活清楚了。坏了，像在说教，真混蛋！

小站上的火车有来有往，但不多，多的是清宁。

多一列火车少一列火车无所谓，但这个车站不能没有。

三

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，是在一个宁静的仲夏之夜。



想起一个人，想起我中学的地理老师，姓乌。估计他是中原旷野与高加索山地的混血后裔，高大、眦眼、大喉、尖鼻子。兴许是其特异外貌，兴许是其渊博城府，也兴许其有生动描绘的说姿，我对贺兰山印象颇深。

乌老师嗓音嗡声嗡气，站在大玻璃黑板前的讲台上，挥舞着筋骨嶙峋的大手，喉头上下滚动着：“贺兰山是匹石雕的骏马！”

我记牢他这话。

后来听说他离开了学校，离开了教室，去了全国侨联，当了一个挺大挺大的大官。

我看他未必能把官当好，不如站到讲台上，指点江山。

写至此，猛然疑惑言语无道，凭白的干嘛想起二十几年前的故人？

他说过图名高于图利！名为流水不涸，利如山石可化。

想来想去他也不乏偏袒。

在一个情感交流不很温馨也不时尚的年代，金钱



之色等于全部风景。有人建议加上问号。可我们从城市坚硬苍白的公路上是寻不出富有弹性的回答的。

会挣钱的人，花钱就气派，这毋庸置疑。相反，对挣钱没兴趣的人，花钱也不会令其振奋，所以采购狂者得有前提。

可这理论释我差异。

我是一个挣不到又想花的主儿。这种人往往心怀诡恻，满脑袋梦想。

光梦想不可，抓到机遇不放手。

就有了贺兰山之行。据说在绵绵群山中若能寻到白虎洞，人都会变得金银闪闪，珠光宝气——马匪兵溃之前，珠宝都藏在洞里。

有人用时数年，踏遍贺兰崇山峻岭，白虎洞也不见踪影。我初战告捷，似有仙人指路。白虎洞让我吃惊不小。

别说无聊。原本金钱上的铜锈，就是人们贪婪所腐蚀。

我在试图放弃沉重的城市文明生活的规范或非规范的同时，沉沦更深，负荷更重。



大山深处，一拨子人，一个采石场，在一天天瓦解贺兰山，在一刀刀宰割这匹石骏马。

简练的大山生活原本无波无澜。我像一个擦边球似的，跳荡过去，惊搅了他们。我把记不清的记住，把更深刻的忘掉。

清碎的排土场挤弯了河流；坟冢似的阴子杂乱无序；石料凿选平台零零乱乱；开采掌子冒着硝烟……

一匹骏马也许在一次失蹄中就会折断腿骨，从此再也爬不起来，还会殃及身下的青草。

我在城市边缘苟且喘息的那一刻，贺兰山上开山的山炮，又“轰——轰——”地炸开。

四

我说过，我是在一个仲夏之夜进入黄土高原的，所以塬上的晴夜总是朗朗的像电光铂一样开启我的天门。

我儿子用五岁的思维写成的信，几经辗转寄到我的手中。

他读我的复信，说读出了诗意，在他的眼里世界



都是诗。他说他读出了一片瓦蓝，一片银亮。他说爷爷说过，讲一个故事天上就多一颗星星。又问：那天上是不是有多少星星就有多少故事？

我不敢说，现在天空上的星星比我童年时的要少了许多，似乎讲一个地上的故事，天上就会消逝一颗星星。是因为故事都闪耀着星光，星星都闪耀着故事吗？

城市的星空迷乱暗淡，故事自然就少了。土塬上湛湛邃邃的天穹，本该是稔熟的儿时记忆。可北京今天的夜空却怎么也无法说清道明。

没有仰望的消闲，匆匆忙忙，是因为没有了童年；是因为时光的犁头在我黄灿灿的额头耕开；是因为荞麦花要挥洒芬芳，芨芨草摇白吐穗；是因为我的双目镶嵌在高高的黄土坡上。

都在同一蓝天下，这块黄土地却贫瘠。当我翻崂爬沟来到这里的人群中时，他们目光凝滞的只有淡淡黄色的日子和不喜不悲的穷困清闲。

甚至，没有故事。人们对故事漠然。

没有故事尚可，没有水分的胡塍要散坍。老天爷



居然混沌了双眼，极少泪水。

水，真的不能成为故事？

这里是被商品化、工业化、科技化遗弃的角落，
按海德格尔的观点推论，这里该不是精神贫乏的地域！

应该不是！

人们不走。

“我们设想一个人背对墙说出一个真的陈述：‘墙上的像挂歪了’”。这是海先生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一书中阐述自己的认识观时引举的一个小例。

即便我是面对着窑洞，面对着沟沟坎坎，面对着水窖和深深映不出天的水井。

难免人们会听到老黑驴的长长一声唉叫。

有人在困境中轻轻松松便寻出一条奇哉妙哉的逃路；有人在灾难莅临之际可以找到金碧坚实的避难所；有人能在虚幻中陶醉或昏然大睡；也有在清宁中悄悄目送日转星移。

这里的人们远离我，而我在艰难地走近他们，一如我艰难地远离都市的文明和喧嚣。

不走，有他们的道理。



歌德有言在先：“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，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；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。”

我仅仅思考了水，思考了水的故事。

仅仅。

五

哲学的形象比较接近于诗的躯体，因而远离科学。我宁可相信哲学，满腹炮制营造清贫的诗句。科学有充分的理由去完成一个非常客观的目的，一个生命之外的客观目的。生命，不依赖科学也可完成。

哲学可以应答我们对自然对生命的认定，抑或完整、抑或单一、抑或成熟、抑或幼稚，我的哲学就渐渐丰满。霍奇森说哲学是“有助于生命幸福的技艺。”

而。

曾经荒原，一砖一瓦的搭砌，成吨的钢筋成堆的水泥浇筑，城市就开始覆盖耕地，开始铲除森林。我曾自豪自己是一个建筑工，站在十几层高的大厦上，看到的却是城市依里不歪斜的阳光。



我曾经当过烧锅炉的，黑色山海似的煤场，一片片被蚕食，数亿方的清水就化为气雾，在炉体里膨胀，高压排气时会发出一种惨白的怪叫。

青康公路的盛名，是因黄河之源；是因海拔五千多米的巴颜喀拉；是因长江上游的通天河。

要说的是路工。说路上走丢的伤心人。

路，弯弯曲曲，路，也坎坎坷坷。

路工都有路一样的命运。路工认定。谁又能否？

你来自何处？你身边的一切来自何处？你去往何处？你身边的一切又去往何处？

命运多舛。

“然而生生死死，非物非我，皆命也，智之所无可奈何。”——《列子·力命》

道班工房建在海拔5000米，每日劳作往返在天路一样的路。路工们却经常忘记身边的月亮。

这一天我从甘肃进入青海，从西宁带去了月饼。正是一九八九年，中秋。

月亮时想家，想累了，就想路一样的命和命一样的路。



忍受生命的寂寞，却无法忍受路的寂寞。

然而八月十五的路，永远是悄静无声的。

古人有话：“节遇谓之命。”

偶然遇见这路上正跑着第 1000 趟的幸运司机；偶然和他在小驿站分了手；偶然……，他在我前面的十几分钟的路上，长眠于通天河畔。我俩同路时，他还叙述头一天遇到的车祸，还说只差一点点，说他的命真好，笑着甩给过来一盒白芙蓉的烟让我抽。

因若想果，就思忖真真的不知何为命好、命歹，何为命大、命小。

兴许苦思冥想真真的不好。不如想那些不用想的，把命当一回也不当一回，左右随意，权且邀来一段路途前赴就是了，别去奢望永恒。

人生生而不息。

“什么都不要，那么汝将比任何事物都来得伟大。”琼恩似乎死而复活后冷冰冰地如是说。

六



你从照片上可以看到，通天河畔我那匹白马，乱